

合病併病壞病痰病過經不解病總論

三陽有合病。乃風寒之外邪。不止感太陽之經。亦有

合感太陽陽明兩經者也。又有合感太陽陽明少陽

三經者也。太陽陽明合感。則項背強。一證為痺桂枝

葛根湯證。為合感邪風設也。葛根湯證。為合感寒邪

設也。其太陽陽明合病。不下利而嘔。風邪也。則洩之。

葛根加半夏湯證也。下利者。寒邪也。則升之。葛根湯

證也。喘而胸滿。則邪欲透太陽而去。顧可下之。麻黃

湯散之。透表為正治也。不必復分風寒也。亦不必疑

慮陽明。無可汗之治也。此陽明祇為太陽陽明。何不

可汗之有。進而更有太陽與少陽合邪。即三陽合病

之互文也。下利者。熱下趨也。黃芩湯以徹熱洩邪。若

苦嘔者。熱上升也。黃芩加半夏生薑。以開鬱散邪。亦

同於二陽合病之法也。進而更有陽明少陽合病。則

太陽已罷。惟陽明少陽參錯而邪居其間。必胃本土

厚。而少陽木不能尅。胃用金旺。少陽火不能尅。胃乃

不負而有所傳。可以由少陽而升達其邪焉。若少陽

已犯而脈滑數。則因有宿食在胃。不關於少陽陽明。

參錯之邪。但下其宿食以治陽明。而少陽可以俱罷也。迨至三陽之邪合感。變熱熾盛。脈浮大上關上。則三部俱浮大矣。目合汗出。陽盛陰衰。滿身重難於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三陽之證俱見。於此悞汗則譫語更甚。下之。則額上汗不流。手足逆冷。俱非法也。宜諦之自汗出。合之脈浮大。明其非陰證。而爲陽證。本太陽風寒表邪。變爲三陽表裡俱熱之證。白虎湯表裡兩解。乃正治也。此合病之所以另編也。至於併病。乃就醫家之治法。以立名。本太陽病汗出未徹。因成陽明。太陽未全罷者。仍從太陽治之。在表者解之。熏之。使陽氣之拂鬱者得越於外。則脈滑而不澀。可免煩燥。不知痛處等證。此以太陽發汗。併治二陽之併病也。若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繫繫汗出。大便難而譫語。則邪併於陽明矣。下之而愈。此以陽明攻下。併治二陽之併病也。更有三陽併病風邪爲多。以風邪性疾。一感則三陽俱感。風邪原無發汗之意。而解肌亦未必能盡治三經。刺於肺俞肝俞以洩風熱。猶之太陽風傷衛之治也。或經悞發汗。而津亡。

讞語其脈乃弦則少陽之路將啟而三陽之邪俱可由之上達矣刺期門以洩之使風邪勢衰自可從少陽小柴胡之治此以少陽和解併治三陽之併病也其三陽併病心下鞭頸項強而眩亦於刺法先洩其風熱見此證者發汗固不可以治風邪下之更非所以治併病也反下之必成結胸不則心下鞭而成痞甚則有腹利不止水漿不入心煩何非併病不知治法而誤下之貽患乎是二陽併於太陽則汗之爲宜併於陽明則下之爲宜三陽併於少陽以刺法爲先以和解爲後除此則汗非所汗而下非所下矣此併病之所以另編也若夫壞病則本太陽病爲發汗吐下溫鍼不如法皆足以壞其病本可執風傷衛用桂枝而寒可推矣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是治太陽壞病之大綱也及太陽之邪或有已轉入少陽者少陽證具而脈見沉緊則非浮可知太陽病全罷矣小柴胡湯證也若吐下發汗溫鍼種種誤治致津亡讞語而小柴胡湯證罷是爲壞病亦以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是治少陽壞病之大綱也陽明不叙壞病

過經不解

者推首尾以該之。則不止三陽爲然。六經百病。凡經
 悞治。而病未壞者。仍從本治。如經悞治。而病已壞者。
 則俱當審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之法也。外
 此。則有痰病一證。雖病如太陽。而胸有寒痰。則當用
 吐。以上湧其邪。若以爲太陽應發汗。則胃氣虛冷。必
 致吐衄矣。又有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似於太陽傷
 寒。不知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亦宜吐。而不宜發
 汗。此又就痰病中辨其另爲一病。而與風寒之感太
 陽無涉也。知所以辨證之法。庶不致悞。此爲彼。而反
 以彼爲此。兩相岐悞焉。三陽初感風寒時。除耑歸太
 陽本經外。又有種種病證不同。如此。更有過經不解
 一證。則又在陽明少陽。似傳不傳之候矣。於是太陽
 病。有過經十餘日。而成少陽證者。和解而反二三
 下之。柴胡證仍在。先仍與小柴胡。以數下之。故使之
 鬱鬱微煩。則陽原從少陽升者。以數下而不能升矣。
 不能升。則洩之。易小柴胡爲大柴胡。意在降濁。而未
 嘗不寓升清之治也。再或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
 吐。鬱鬱微煩。如因極吐下。而亡其津。則太陽不解。將

成陽明調胃承氣證也。不爾則調胃承氣未免帶下性。不可與矣。以但欲嘔而誤認爲少陽。不知胸中痛微澹。乃吐下後中虛之證。扶陽益胃之不暇。大小柴胡俱不中與。况諸承氣乎。此又爲太陽病過經不解。嚴正虛祛邪不易之禁也。如傷寒十三日。竟成柴胡證矣。誤與以丸藥。丸藥苦寒。不能上升其陽。祇以下陷其陰。潮熱仍在。則少陽仍在。先以小柴胡升其清。後加芒硝降其濁。仍是少陽之正治也。再有傷寒十三日。過經而讞語。則病不在太陽。又未犯少陽。祇爲陽明病而已。陽明病反下利者。亦醫未俟其成實。而誤以丸藥下之也。下利脈當微厥。今反和者。胃陽有餘。不爲下藥所敗。仍以調胃承氣下之。不爲犯數下之禁。亦治陽明之正治也。治少陽。治陽明。俱爲太陽病。過經十餘日不解之治。以其已離太陽。而陽明不成陽明。少陽不成少陽。雖有從少陽治者。有從陽明治者。祇爲之。太陽病過經不解之治而已。足以該盡之矣。此過經不解之所以另編也。余謬列於三陽後推之三陰。可以見其理同。而不可謂之於三陰有相

涉也。

此處為竹書紀年殘片，文字因損壞而模糊不清，難以辨識。依稀可見部分字樣，如「涉也」等。

傷寒論本義卷之八

合病

①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桂枝加葛根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加葛根三兩。餘依桂枝湯法。

②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

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麻黃

三兩
去節

桂枝

二兩
去皮

芍藥

二兩

甘草

二兩
炙

生薑

三兩
切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按

此二條乃申明太陽陽明合病立法。卽所以示禁也。

傷寒傷風其感人也必首及於太陽以太陽主表也。其有太陽陽明之病則太陽表邪傳入者可謂之傳經而不可謂之合病。若合病之義則風寒之邪初感太陽而陽明亦受病所以謂之合病與太陽陽明傳經之病又不同也。仲師特另立一名以別之使人知其治法。法當治太陽之表且兼治陽明之表。夫陽明裡也何以謂之表。正見與傳經之裡不同也。若爲傳經之太陽陽明則先治太陽之表另治陽明之裡卽或同治亦必一表一裡。今合病則兩經同治表者何也。蓋其風寒表邪同中兩經之經絡故治兩經必同治其表而非同於太陽在表爲經邪傳入陽明爲裡。

爲府邪分。一表。一裡。爲治也。知乎此。則合病之治法。可以類推矣。然兩經合病。證於何辨。必辨之於項頸之間。項太陽也。頸陽明也。若太陽受邪。則項上連頭而強痛。兼陽明受邪。則項下連頸。而項頸強。凡凡。凡安重貌。項頸失其和柔。獨見強硬之象也。諦此。則知兩經俱有表邪。而不同於太陽表邪之治也。於是有汗惡風者。仍是風邪。無汗惡風。仍是寒邪。治法於太陽無異。而另以葛根。參入陽明之分。傷風者。佐桂枝。治太陽之風。而可愈陽明之風。傷寒者。佐麻黃。治太陽之寒。而可愈陽明之寒。此仲師仍踵風寒兩岐之治。於兩經同感之中。而又區別葛根之力。分用之焉。離合異同之辨。精矣乎。學者欲鑒別其微意。渾而同之。所謂化不可爲也夫。○二條但言太陽病。以原爲太陽感邪。今連陽明同感。遂名爲合病矣。故見證不同於太陽。下文明之。在太陽傷寒中風原。以有無汗。辨陰陽邪。而畏風與惡寒。難於細辨。至合病感於太陽陽明兩經。其辨風寒。亦重有汗無汗。亦不以畏惡風寒。多少爲準。畏惡風寒。不過兼言互言。以

參酌之
云耳。

三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葛根加半夏湯方

於葛根湯方內加半夏半升。餘依葛根湯法。

四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按此二條乃申解太陽陽明合病風寒各因當審其邪之所乘而治之立法亦所以示禁也太陽陽明合病之義上二條詳之然合病之爲風傷於衛者風本陽邪必炎上故不下利而但嘔仍以葛根湯用桂枝法治兩經之風內加半夏以治風邪所挾之水飲上行者合病之爲寒傷營者寒本陰邪必趨下故必自下利仍以葛根湯王麻黃法治兩經之寒而挽寒邪所降之水穀下行者水穀豈可挽乎氣越於表而水穀

五

自不下洩矣。此就下利與嘔二證辨合病之風因寒因以出治。亦仲師神明於法之一義也。學者識之。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麻黃湯主之。

按此條乃申明太陽陽明合病邪在表而胸肺壅盛之證。明其治法以示禁也。合病風寒各因各從其邪以治之。法明於上矣。然有二經合病獨見證於胸肺之間。喘而滿者。此正二經之表邪爲患。不可悞認胸膈屬裡。妄施攻下。如大小陷胸之類也。蓋太陽屬表。陽明屬裡。今二經合病。寒束於表。氣不舒越。則喘熱壅於裡。痰飲凝滯。則滿。設二經表邪治。則裡不治自治矣。仲師明其不可下。言證似結胸而大不同於結胸。大小陷胸等且不宜。况諸承氣之劑乎。主之以麻黃湯。治二經在表之寒。而表氣得宣。斯不能作喘。內有杏仁。喘主下氣寬胸。裡氣得降。而不能作滿。此又仲師神於用法之一也。此證所以謂之寒邪者。蓋無汗而喘。原是大陽寒傷營之證。故立法亦從寒治。仍是始終兩途。一絲不亂者。方註謂之以胸部之陽明合

喘病之太陽爲合病似非此意。愚意二經合病方能喘而胸滿。若止太陽受邪。但喘而未必卽滿。至於結胸之硬滿。則又日久經下而成。與合病初感之時。卽見喘。且見滿。大不同也。故知合病之喘滿。必以二經合感寒邪爲義。不以胸陽明位喘大。陽病相合爲義也。識者諦之。

(六)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黃芩湯方

黃芩

二兩

甘草

二兩
炙

芍藥

二兩

大棗

十二

枚
擘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於黃芩湯方內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餘。依黃芩湯法

按此條乃申解太陽少陽合病。就其下利與嘔二證。分爲立法以示禁也。太陽陽明有合病。俱屬二經之表。同感外邪矣。然又有太陽少陽二經合病。則三陽首尾同感。陽明豈能絕倫。軼群獨不病乎。是太少二陽之合病。卽三陽俱感之合病矣。或問三陽同病。爲溫證。子何混入傷寒。合病內不知溫證之。三陽俱病。乃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蘊蓄已久之邪也。傷寒之合病。三陽同感。卽時俱病。倏忽不時之邪也。其受病之源有不同者。如此。旣爲三陽同感。雖名爲太少合病。其實陽明獨受其邪。其少陽邪多者。則下利。風木尅陽明胃土之故也。其太陽邪多者。則嘔。表陽鬱熱而陽明氣逆之故也。下利者。與以黃芩湯。以苦洩少陽之邪。而陽明之邪得下行。嘔者。加半夏生薑。以辛散太陽之邪。而陽明之邪不上逆。此黃芩卽治挾熱利之餘法。此半夏生薑卽治結胸之餘法。變而用之。不過使邪或自上越。或自下洩之意耳。此又見病端受於

陽明而治之仍從太少蓋陽明無所復傳之邪仍自太少宣洩別無出路與少陽陽明篇及少陽篇所言無二理也在學者神而明之而已

⑦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尅賊名爲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條以申明陽明少陽合病就下利一證諦其脈之勝負以定虛實立法以示禁也太少二陽合病病必連及陽明前條言之矣如其人太陽病全罷獨陽明少陽合病則又當另爲審辨而後可出治無悞或問太陽罷而陽明少陽病非所謂少陽陽明乎何爲另名爲合病答曰少陽陽明乃自太陽已傳陽明自陽明又欲傳少陽故名之曰少陽陽明今少陽陽明合病本三陽同時俱感而太陽表邪已罷陽明少陽端

受其患。所以另名之曰陽明少陽合病。未可卽謂之爲少陽陽明也。或又問太陽表邪已罷。非傳經乎。答曰。太陽表邪已罷。自是傳經。而此合病。原係三陽同時受邪。卽太陽已罷。爲傳經入裡。與太陽遞傳者。理雖同名。則異矣。况陽明少陽二經亦尚各有表邪。未解。非同於太陽獨受邪者。表邪已罷。傳入陽明少陽。皆屬裡證也。表裡之間。迥乎不同者。如此。知之則陽明少陽合病之下利。爲陽明合少陽在經表邪作。崇二經同受邪。已見木動。尅土。腸胃虛風鼓煽。作利之義。非同陽明傳經。府裡熱邪作利。明矣。是當診以諦之。其病旣在陽明少陽二經。則二經之脈。必不相負。方爲順而易治。設陽明之大脈少。而少陽之弦脈多。則土負而木勝。下利必難遽止。大有得失之關矣。脈何以有負名。陽明不能自全。致受少陽尅賊。所以爲負也。且陽明金也。旣受尅賊於少陽之相火。胃土也。復受尅賊於胆木。標本之間。俱有受尅之義。名爲互相尅賊。臧此之故。倘見相負之脈。知爲二經表邪。則升少陽之邪。使其弦脈漸減。然後陽明不受尅。下利

自止。雖不與少陽陽明同病。却與少陽陽明同治。非此。則少陽以下利而氣愈下陷。陽明以下利而虛益不任尅伐。不致不救。弗已矣。主治者寧能外小柴胡而言神明其治乎。柴胡之升清。固止下利也。卽黃芩之降濁。洩熱。卽以除風。無非止利之義也。見此則前條太少合病。內連陽明。下利。單與黃芩。其理可知矣。旣爲在經虛邪。並非在府實病。慎不可妄下。使陷者愈陷。虛者益虛。雖欲用逆流挽舟之法。不可得焉。如或其人脈滑。則大之別名也。兼數則陽盛之象也。是胃陽不甚虛。而有物留滯也。此則裡證也。府病也。仲師言其有宿食。蓋合病之所以與傳經之邪異治者。祇久暫之分耳。今陽明脈見滑數。自不可作通傳入裡之胃實熱盛聚結矣。何驟而得之。脈卽見此。是其人平日豪於啖噉。宿食留中。偶有外感陽明爲病。雖非傳裡熱盛之胃實。有物實之於胃。則應下同也。仲師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正見有物無殞。非同於胃不成實之妄下。豈諸註所言通用之說乎。此條語意折與。故諸家見之茫然。宜乎所言之支離也。余豈

敢自謂能明古賢之意乎。耶以自信於心者。質之海內耳。故有宿食而脈見滑數。則下利爲宿食之故。所以宜下也。無宿食而脈見負。則下利爲木尅土之故。不宜下也。明矣。仲師他處俱言逆順。此獨言勝負者。知其勝負而後可。言順逆也。又獨言失而不言得者。以順逆之故明。而得失瞭然矣。請得而申言。互相尅賊之義。此得失順逆之大關乎。人之胃府。水穀之海。本爲陽土。標爲燥金。水穀入其中。而能腐化。燥金之氣爲用大矣。今使少陽相火乘之。則金氣柔而不剛。烏能熟糜水穀。且有濕膩粘滯之物。烏得不爲留停於內。故人知胃土受木尅。賊者多。而知燥金受相火尅。賊者甚少。仲師特明爲互相尅賊。其示人也切矣。況胃陽土也。雖津液與水穀相溷於其內。然實以津液消水穀。而又以水穀化津液。以消卽爲化。以化卽爲消。其理微妙。苟非燥金之氣流動。充滿。何以爲消。化乎。是此金氣卽天一至清之氣。又與津液相附而不相離。如在天之氣與在地之水共一理也。有時此金氣爲正氣。而生津液。有時此金氣爲寒燥。反耗津液。